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资料丛刊

聶耳專輯

(二)

中國音樂學院
中國音樂研究所

内部资料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资料丛刊

聶耳專輯
(二)

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研究所

1964. 8. 北京

内部参考资料173号

聶 耳 专 輯

(二)

編輯出版 中国音乐研究所
乐学院
編 輯 黄 祥 鵬 齐 毓 怡

*

850×1168 毫米 大32开 $10\frac{1}{4}$ 印张 243千字

196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工本费1.70元

目 录

目 配	(1)
Ⅰ . 1927年11月30日——1930年6月 3 日(选录) ..	(3)
Ⅱ . 1930年 8 月 1 日——1935年4月 1 日(选录) ..	(45)
Ⅲ . 1935年 4 月15日——1935年7月16日(选录) ..	(306)

日 記

(1927.11.30.——1935.7.16. 选录)

說 明

保存下来的聶耳日記有1927年11月30日——1935年7月16日这一期間的材料。本輯根据資料来源，分为三部分。

I. 1927年11月30日——1930年6月3日。据云南省博物館藏聶耳手稿抄件校录。

II. 1930年8月1日——1935年4月1日。据本所藏聶耳手稿校录。

III. 1935年4月15日——1935年7月16日。据1935年12月31日日本东京“聶耳紀念会”出版的《聶耳紀念集》校录。

聶耳記日記的原意，一是作为自我教育，一是为了备忘，其中記載日常生活瑣事較多，文字方面（特別是英文日記和日記中插用的英語文句）也很少修飾。更可惜的是：在白色恐怖条件下，由于地下党组织的一再敦囑，聶耳已经自行塗刪或撕毀了其中最有意义的部分，特别是有关与党的联系和参加革命活动的記載。有些地方則使用了令人难解的隱晦的曲笔。因此，这里选录的部分，不足以代表聶耳的全部生活和思想。为了便于了解和研究他，在整理工作中，除某些純粹属于个人生活瑣事的材料有所刪略外，我們已尽可能地选录出了其中全部有用的思想材料。整理方法上，这里仍沿用了本專輯（一）中所使用过的有关符号。

編 者

I. (1927年11月30日—1930年6月3日选录)

WINTER VACATION DAILY

Nov. 30, 1927

Our school was finished whole lessons at 26 Nov. The breakfast and supper will stop until 10 Dec. I back home yesterday. This morning I read some papers of Marx. Then I go to school to visit Mr. Shea, T. S. to play music. I back home 19 o'clock.

Dec. 3, 1927

To-day afternoon I go to school and known we shall play drama with (总工会) at next Monday. After take supper, I go to school too to try the play but no one in there. Then I left school with Mr. Jing Lon Gone and Mr. Cong. We go to his home to play music together.

Dec. 5, 1927

This morning I received a letter which was the meeting of (惊涛社). After we had breakfast, 2nd brother, Mr. Woo and I went to Green Lake to walked a while, after we had our supper, I went to Dser's home to lend the methmatic but she had not any. Then I went to Education Association to look a book of music.

Tuesday Dec. 6, 1927

After I had breakfast, I took my music went to Union Middle School to meeting. There were five girl students—Miss Inn, Miss Li, Miss Son, Miss Wong. Miss Lou went there.

When we finished our meeting about sixteen o'clock I went to Dsei's home after supper, for a while. I went to Green Lake when the moon was very bright with Mr. Chang.

Tuesday, Dec. 13

3rd brother and I went to Y. M. C. A. ① to study. After breakfast I go to meeting at Education A. (惊涛社). After supper I go to E. A. to call on the concert. When I back home about 24.

① 校注: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基督教男青年会)

Thursday, Dec. 15

After breakfast Mr. Chang and I walked to Green Lake and went to Art School to practise the piano. When we back home my first elder brother gave us a letter and 罗正金 come home. When the night I went to Lou 天恩's home to play the music.

Tuesday, Dec. 20

After breakfast I went to East Gate with 2nd brother to visited the friend of 1st brother, in the night Mr. Chang called on me went to school to looked at the drama. At first I looked at it and then I play the (双簧) on account of my school.

Thursday, Dec. 22

Today Chang Min Shou and Mr. Tin, Mr. Chang and I went to Art School to practise the piano. And then we went to Green Lake. In the night Mr. Cong and 3rd brother and I round the streets.

Sunday, Dec. 25

This morning I went to High Middle School. Mr. Lou he told me that cinema wanted a man of music "I shall introduces to

you, you may went to cinema to visit Mr. Chang''.

In the night the time was half past eight, I went to him and carried a letter to him. He said: "now, this cinema shall be on a large scale. So it must add some men, wait me some day I shall consider some thing."

Monday, Dec. 26

This morning I went to High Middle School to visit Mister Lou, and I said which I passed last night. And then he said that he shall visit Mr. Chang again to-day. After breakfast I went to 23 school to play the "Shout Man". This night I went to Y. M. C. A. to see the drama with Mr. Cong.

Dec. 27

After breakfast I waited mister Lou at home. When one o'clock he come here I went to street with him, He said to me the same meaning of I asked Mr. Chang's words.

Wednesday, Dec. 28

Today I went to Mr. 朱's house to dinner. At night many friend of mine together went to 陶's house to meeting.

Dec. 29

Today I went to the funeral of Mr. 朱's family. At night we meeting also at 翠湖支部.

Friday, Dec. 30

After I take breakfast Mr. Chang called on me to went to Art. School to practise piano.

一 九 二 八

隨 感 錄

这一本隨感錄是继续着前一本来的，这本隨感錄的开始，是八月三日的午后九点钟。

在我未筆記之先，我有一桩事要使我知道的、注意的，就是，多注意在文艺方面，不关痛痒的話要少說些。

还有一桩，就是此书不能为他人所閱讀。

1928.8.3.

九月三日

这学期来的沉悶的学校生活实在有些討厭了，尤其是在这几天，天天都是滴达滴达地大雨，下个不息；又遇我們同舍的李云龙、郭耀辰等和阮蔭槐的低声細語的談話，随时在我的耳鼓周围纏繞，好像蚊蠅似的；讲什么努力去干啊！到社会去啊！做終身好友啊！什么那司令官啊！……真是的討厭，真是的阻气，随时做出一种骄态来，真是的看不得。他（李云龙）以为他是多么能干，交得怎么一个有一无二的好朋友，随时都崇拜他好像观音菩薩似的。可笑啊！李已经受到阮的利用了，他还

以为是怎样了不得的。据我有一次同阮的谈话，他说：“我不做一点大事或大官或高于他们的——县长啊！他所谓的土豪劣绅——我再不回家乡。”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想做大官的人，所以现在不得不来利用几人来崇拜他的志愿，看可有点机会谋他的发展。哈！李居然被他吹翻了！郭、胡也差不多了！

九月十一日

我料不到我的好友隼今天会回省，我正在沉闷的时候，躺在床上。一面闲谈，一面看一本《创造月刊》^①。

将近二月没有见的好友，今天相见，真是快乐得话都说不出来。今天正是上课的第一天，他来得真正凑巧。

我以后的生活，我想一定是一个新的生活。我的同志隼，他也极端赞成我从文学的路上走。

九月二十七日

Marriage is grave.

十一月二十八日

最近一天只是在谈革命，我的随感录到现在又隔了好久没有写了，今天晚上我觉得不得已的要我写一写。

十一月一日，我们，邓、李、郭和别几班的二十人做了本

① 校注：上海创造社出版（1926年创刊）。

校旅行黑龍潭的籌備員。最近的廿五、廿六、廿七日到省中遊藝會，算最有趣的三個月夜。

十一月三十日

今天起床的時候，我覺得頭有些暈，我居然認為我是一個病人了。我正是追思我的病源的時候，李雲龍的同鄉范進來，我〔得〕*到了他們明天要走的消息，他請雲龍和他換法幣。在他們那種很平淡的談話中，使我起（來）*〔了〕*極大的反應。我忽然想起了我必定要他們一同出去，雲南不是我在的地方；雖然我的家庭是這樣快樂，學校生活也是這樣有趣，（有）*思去想來，寧肯犧牲了一切一切，甚至於犧牲了我的可愛的小朋友。我決定了，無疑了，明天一定和他們走罷，在這情緒極高的時候，我的什麼病都忘卻了，一鼓勇氣自病床上掙起來，剛剛病飯送到我的桌前。

當我回家的時候，我仍然保持我的病態，我對家裡的人說我是回來找點藥吃——這不過是敷衍他們罷了，其實在我是回來看望我的家庭的最后一次。我那最親愛的母親仍然如平常似的和她的幾個女朋友弄麻將，一聽見我病了，她很關心的弄藥給我吃，特別的做几樣我平常最好的菜。唉！或許上帝給了她一個預知，說是我們是最后一次了罷。

這樁事情除了象謎知道，我沒有告訴別的任何人。“老鄧可以借我拾伍塊錢嗎？”“你要了有何用處？”後來我喊他到我房裡詳細的對他說過，後來他拿了肆塊給我。我又向一個同學夏世春借了拾元，肆元柒〔換〕*壹元法幣①，我換了叁元。昨天拿了壹元的零錢還沒有用掉，去了拾肆元壹角〔換〕*法紙②剩了

① ② 校注：指法郎。

玖角的滇币。

在这寂寞的寝室里变成一个极忧郁的空气，漣进来了，手里拿了一个信封，面上写的是：“这是临别时的敬礼，敬献给我亲爱的守信弟永存”，里面是一首很简洁而能触动我的情感的詩……

“这就是我們最后的一面了罢！”我的很惨淡的声音低声的对他说。我的左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是我的几件衣服，我的右手紧握着他的右手，行了一个分别礼，我轉回客栈里，进去預备明早的早晨出发。

皎洁的月色照遍了南較場，这客栈正是附近着它。我从客栈出来看见了这样的情境，于是我回想起翠湖月明之夜。我的小朋友家英、文蓉，你們不能再見我了吧！不見你們的聶四哥，要离别你們实在是环境造成这样。

校里的灭灯号吹过了，自然的灯——月光——透过校园里参差的花木，我仰了头慢慢地踏过校园走向寝室去，还有几間寝室在点着私灯，其中一間不是别的，就是漣的一間。

“怎样你又回来了？！”“因为客栈里人挤满了，所以今晚还是回来寄宿”这也不过是我对他暂时敷衍的話，实在是我还想在校多留恋一晚和他談几句话。

我的思想完全集中到“明早五时起床”什么心事我都暂时丢下，默数着一二三四的睡着了（午后十点半钟）。

一个怪梦把我惊醒了，我燃了一根洋柴看一看表，整整的两点钟。

月光照在对面寝室的瓦屋頂上，天井里的柏树和几件晒着沒有收的衣服，很明显的自玻璃窗外映在我的眼眶里。因为我睡的那张破床摇动发出噤哩喳喳的声音停止了，云龙的鼾声，又有两个老鴉在屋后的大树上东西相应的叫个不歇。（有）* 又

燃了根洋柴看一看表，差不多五点钟了，我翻起身来披上衣服，趿着鞋子，燃着一盏煤油灯跑到对面的寝室外面把漣叫了起来。

月光和电灯光照在街上，除了几个清道夫外，只有我和漣君走着。“生离死别我們今天也尝到这种滋味了。”我开始这样对他說。在这种情形之下，好像人人都可以感觉到的就是有話想不起来說。他仅答应我“是的”，他又想了一会很悲壮的对着我“你看这明朗的月光，它的表示，是說我們始終都在一条光明的大道上同行的，信弟多多的想想罢！”

无情的汽笛啊！你真是不讓我們再〔說〕*几句嗎？嗚——离別了！离別了可爱的故乡！可爱的朋友！这一去不知道是怎样茫茫的前途啊！

火車漸漸开快了，月台上的漣君也有些模糊了；但是我仍旧回顧着我的故乡。我們随着車头轉了一个大湾，为路旁的大树所遮，只看得車路上的几个較高一点的洋屋頂；但是我依然回顧着。

过了几个車站，我所遇見的事物都是一种新的景象，漸漸把我思乡的觀念打破了。

火車仍是不住的拖着向前方，我看了路旁的一棵一棵树木睡下去，又看看火車头的勇敢毫不惧怕的勇往前去，我的脑海充滿新的希望。

伟大的火車头整整的把我們拖了十个钟头，天也差不多黑完了，大概有六点钟的光景才到阿迷車站。下車的时候，照例要排班点名，然后才进了大安旅店。

晚飯后，同着我今早才认识的三个新朋友，在街上逛了几轉，茶館里坐談了好一会。

我想来我还有一封預备好給家庭的信，我急忙把它投到邮

箱里。

对門旅店里的大钟响了十二下了，“喂！睡了罢，明早起得早啦！”新朋友中的Mr. 黄这样的对我說。

十二月一日

因为注意集中的緣故，昨晚做了一个怪梦。我的母亲和二哥都赶到阿迷州来捉拿我，于是我对他們作一种极迫切的恳求，他們无论如何都不許可我，他們紧扯我的两臂；但是我竭力的挣开，拉扯一阵怎么就把〔我〕*扯醒了。

房間里的煤油灯还在亮着，我們同房四人都一齐醒了，大家都以为是起床的时候了，于是我們起来洗过脸預备吃早飯上車。

因为昨天的衫子抓烂了，今天穿了我的学生衣服，戴了便帽，似軍人不軍人的样子站在月台上和他們晒着太阳，在等八点五分的河口車。

开到滇省的貨車已开了，我們正在閑談的时候，忽然跑来一个同行的，說那边輾着一个小女孩被車輪把双腿輾断了；当我們听到这个消息馬上起了好奇心就跑到那边去看。可怜啊！从膝盖以下只見破碎的骨头和血肉，簡直分別不出那里是脚掌。看她的年龄只有十岁光景，看她也不知道疼痛，嘴里还叫着“你們那个有刀或枪可以快些的把我杀死，我不願这样受罪了。”据熟悉她的人說，她的父母是非常貧穷的，大概是自己耕着一小块田。在这阿迷进来的一个車站叫小龙潭，这里产的煤炭最多碎的和搬运漏掉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取。这小女孩每天都借着这貨車帶到小龙潭，尽量的拾取煤炭，大概每天都有几毛錢的进益，然后又借它帶回来，从来没有出过車費的。今天